

沙田浸信會講道（2014年2月）

題目：奉主的名放膽傳道

沙田浸信會講道

2014年2月

（蔡錦圖）

題目：奉主的名放膽傳道

經文：徒 9:19 下-31（引用《和合本修訂版》）

引言

桑迪島（Sandy Island，或譯珊迪島）在地圖上已出現 130 年，但它從來不存在。《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在 2013 年 12 月提到，從 1880 年開始，它已被誤植在海圖和地圖上，直至 2000 年才有人提出懷疑，到了 2012 年，澳洲的科學家才確認根本沒有這座島存在。然而，你若查 Google 地圖，仍然可以見到它。

我們許多概念和做法，也許只是約定俗成的結果，但這不一定正確。例如，現今坊間常見的一句話「贏在起跑線」，我每次見到這句話，就會自動拼出下聯：「輸在終點站」。可能我的想法是無知的表現，但我真的常想，究竟我想教我的兒子在一生中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是一個只懂競爭、要贏盡一切的人，抑或是一個懂得與身旁的人互相扶助的人？

又例如，近年過舊曆年，電視新聞總會播出政府名人在年初三車公廟求籤，以及解籤師傅的解說，而所花費的時間，與同時的世界大事可作比對。我每次看到這些新聞報導，就想起 1883 年孫中山先生在故鄉和好友陸皓東把他村廟中供奉的泥菩薩打壞的事。不知孫先生生活在今天的香港，他會對那些聲稱代表香港人向泥菩薩求籤的人說甚麼？

今天，擁有基督教的信仰，並且要活出聖經的真義，其實一點也不容易。然而，聖經從來也不是要鼓吹一套行不出來的高言大志。我與大家一同從使徒行傳的保羅生平中，看到保羅所遇的種種困難，並從他的回應中，深思如何在今時今日活出信仰。

(1) 事奉的磨鍊

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復活的耶穌，因而一生改變。不過，這不代表他跟著的人生是一帆風順，反而使徒告訴我們，那是荊軻滿途。

讓我們先看看使徒行傳 9 章 19 節下至 25 節：

掃羅和大馬士革的門徒一起住了些日子，立刻在各會堂裏傳揚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凡聽見的人都很驚奇，說：「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就是這個人嗎？他不是到這裏來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裏去

嗎？」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在大馬士革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過了好些日子，猶太人商議要殺掃羅，但他們的計謀被掃羅知道了。他們晝夜在城門守候着要殺他。他的門徒就在夜間用筐子把他從城牆上縋了下去。

(a) 建立信仰群體

在上述那段經文中的「掃羅」，就是使徒保羅的猶太名稱，而「保羅」是希臘文。對保羅來說，改變他一生的，是在到大馬色的路上，遇到了復活的主耶穌。這段重要的經歷，不是要否定保羅先前所學、所經歷的一切，而是就像一個方向舵，重新調校他的人生。

然而，有了人生的方向舵，並不代表在生活中就會一帆風順。使徒行傳往後就提到他所遇的重重困難。不過，在一切開始之前，聖經提到：「掃羅和大馬士革的門徒一起住了些日子」（徒 9:19 下），那是保羅信仰生命的起始點。

保羅在開始他的信仰歷程時，神揀選了亞拿尼亞，協助保羅成長。亞拿尼亞是一個門徒。沒有正式的職位，也不是使徒，但透過這個人，祂要賜福給保羅。同時，在大馬士革的門徒，也與保羅共同生活，互相建立。

我少年成長的教會是一間細小的教會，只有數十人。由於我有許多性格上的缺點，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那時，我在學校團契也有事奉。有一次，我在學校團契職員會開會時耍性子，不肯去開會，在校園遊蕩。到了開會完了時，團契的團長過來關心我，使我十分慚愧。

保羅當然沒有我那些性格缺點，但他在信仰開始之際，大馬士革的信徒卻是成為他重要的支持者。

弟兄姊妹，我在此誠心期望，沙浸可以成為一間像大馬士革的教會，一同在共同生活中，互相祝福和支持。沒有任何人可以在沙浸中認識所有與會者，但你總可以建立你的群體，可能是幾個人，但這個群體就是你在人生路上，活出信仰的支持者。你的屬靈或事奉的經驗，可以在你的群體中分享。例如，我們在工作中如何倚靠神的經歷，在生活的困難中如何看到神的供應等。這些屬靈的經驗也很珍貴。而別人的屬靈或事奉的經驗，也可以成為你的支持和勉勵。

若你在沙浸未有這個信仰的群體，就讓我為你祈禱，求神賜下給你。好嗎？

(b) 預備面對困難

保羅開始在大馬士革傳揚福音，要面對許多困難，包括別人的懷疑，甚至聖經說：「過了好些日子，猶太人商議要殺掃羅」（徒 9:23）。我想我們傳福音，至多是家人朋友的不友善對待，讓未至於有人想要殺死我們的地步。當時，有些猶太人想要殺死保羅，於是那些弟兄就在夜間用筐子把保羅從城牆上縋了下去，離開大馬士革。這段經歷在加拉太書一章再有提及，我在下次講道時，會更詳細講到這一次經歷。

保羅在此時遭遇危險，但他沒有正面對抗，而是避開。事實上，若他沒有避

開，就可能這時候遭遇危難，或許像司提反一樣，殉道而死。那麼，使徒行傳就沒有跟著的篇幅。

在教會歷史上，有不少基督徒經歷逼迫的時候。基督徒要有可能為信仰受苦的心志，但這不是代表信徒要以殉道為目的。從使徒行傳的角度，司提反的殉道是暴民引起的意外。殉道在教會歷史中會出現，但不代表這是信徒追求的目標。保羅以傳道為志，他避開殉道的危險，為的是讓上帝的道更能傳揚出來。

教會今天在此存在的目的，是要讓我們所生活的地方、所處身的民族、國家，甚至這個世界，都能相信耶穌，並且跟隨上帝的道而行。在保羅一生中，危難隨處存在，但他有智慧地面對，雖然教會傳統相信，他最後也是為信仰殉道而死，但他在一生中懂得如何面對困難，讓基督教信仰能夠傳揚出去，這是保羅最大的智慧。

我期望，沙浸眾弟兄姊妹一同發揮這份智慧。困難和危險，可能時時存在，但我們不是要待一切困難過去了之後，才傳揚信仰，反而在艱難中一同努力，為主見證。

(2) 尋找一生的使命

保羅離開大馬士革之後，前往耶路撒冷。使徒行傳 9 章 26 節至 25 節記載，他遇到另一層面的困難：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大家卻都怕他，不信他是門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領他去見使徒，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怎麼向他說話，他在大馬士革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傳道，都述說出來。於是掃羅在耶路撒冷同門徒出入來往，奉主的名放膽傳道，並和說希臘話的猶太人講論辯駁，他們卻想法子要殺他。弟兄們知道了，就帶他下凱撒利亞，送他往大數去。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建立起來，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逐漸增多。

(a) 作別人的巴拿巴

耶路撒冷的教會對保羅能到抗拒，因為這人就是以前逼迫教會的人。使徒行傳說眾人都怕他，不信他是門徒。坦白說，這是人之常情，這個曾經凶惡、威逼教會的人，眾人難以接納，也是常理。但聖經告訴我們：「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領他去見使徒，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怎麼向他說話，他在大馬士革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傳道，都述說出來。」（徒 9:27）

巴拿巴是猶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的原名是約瑟，使徒們給他一個別名「巴拿巴」，意思是「勸慰子」（徒 4:36）。有學者認為巴拿巴是耶穌的一個早期門徒（或是耶穌差遣的七十門徒之一，參路 10:1-2）。當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巴拿巴賣掉他一塊土地，把得來的金錢交給使徒，他也支持教會的事工，顯示他可能

頗為富有（徒 4:34-37）。

當保羅來到耶路撒冷時，被教會會眾懷疑，巴拿巴就來援助他，領他到使徒那裏。這兩個人後來也一同合作，在安提阿開展了保羅第一次傳道旅程。

可以這樣說，保羅被教會接納成為事奉的人，巴拿巴是一個媒介。巴拿巴的接納、介紹、引導、扶助，把保羅帶進一個事奉的新機遇，也為教會歷史帶來一段新的開始。

在教會中，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保羅，可以創造一個新的時代，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巴拿巴。巴拿巴樂意委身、奉獻、關心每一個有需要的人，也努力扶助獻身事奉的人。

在報紙上看過一個故事，有一個美國牧師，童年時與父親去購買聖誕禮物，於街上見到一名討飯的人，父親掏出一塊錢，要孩子先禮貌地稱呼一聲「先生」，才把錢送出。於是，他就到那人跟前，說：「Sir, Merry Christmas！」事實上，一塊錢只是杯水車薪，但對人的尊重和祝福，卻是無價的。

今天社會所欠缺的，不是金錢，而是對人的尊重和祝福，並且努力讓那些處於困境的人，得到扶助與支持。

我相信，若你願意成為巴拿巴，你將會發現，你身旁是有保羅，需要你的支持和祝福。

(b) 作保羅的支持者

當保羅在耶路撒冷時，當地的猶太人想要殺死他，使徒行傳說：「弟兄們知道了，就帶他下凱撒利亞，送他往大數去。」（徒 9:30）耶路撒冷教會至此已完全接納保羅，他們也建立了一生的情誼，故此他們為了保護保羅，就護送保羅一直返回家鄉大數。

然而，福音工作不是因此而破損。因為使徒行傳跟著說，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同一信仰的教會，在重重困難中，卻在各處得到建立。這些教會共同見證信仰，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逐漸增長。

基督教在歷史中的傳揚，從來不是風調雨順的環境，但反過來說，任何困難也阻不了福音的擴展。關鍵是，基督徒必須弄清楚，我們所建立的是甚麼。那不是一座建築物、一個事工，而是一個又一個活潑的生命。

我最近看一篇文章，提到美國教會近年的衰落（註），文中提到美國加州橙郡（Orange County）一間極大教會關門的事，這是指「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也就是全球最大的玻璃建築。這座教堂在 1981 年建立，但到 2012 年由於破產，被賣給當地的天主教會，預期至 2016 年才重開。我留意的是這篇文章也提到，在橙郡北部一個只有十年約 200 人的小型教會，服侍韓裔人和西班牙語裔人。該會的牧師 Kevin Doi 說：「我們不是以帶人來教會為目的，而是想要成為人的鄰舍，我們在此只是客旅而已。」（We didn't feel like our goal was to get people to come to our church, we wanted to be present in the neighborhood, where we're the guests.）

沙田浸信會講道（2014年2月）

題目：奉主的名放膽傳道

我對這位牧師這段話思想良久，覺得香港教會如何可以成香港人的鄰舍，是我們今天最要思想的地方。

結語

我在北歐唸書時，所寫的論文是有關北歐基督教會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來中國傳教的歷史。有一個挪威傳教士尤其吸引我，那是挪威路德會的傳教士孟慕貞（Marie Monsen, 1878-1962），她是在 1901 年 9 月 1 日來到中國，正值庚子拳亂之後。她在 1920 至 30 年代，影響中國在東北地區、山東和陝西的基督教復興浪潮。那是中國艱難的歲月，但孟慕貞這個身裁矮小的女傳教士，鼓勵教會在困難的日子中對主盡忠，帶來 20 世紀中國教會史上最大的復興。孟慕貞講過一句說話，我至今記得：「我要一直禱告，直等到看見我所盼望的復興出現。」

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1918-2013）說過：「在未成事之前，人總是以為那是不可能的。」（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弟兄姊妹，我盼望香港教會經歷復興，教會中有更多巴拿巴，有預備面對困難的心志，有願意委身的保羅，更重要的，是讓復興出現。

好像是不可能？是嗎？就讓我們一同禱告和仰望吧。

註：

Jim Hinch, "Where are the People?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in America is losing its power – what happened to Orange County's Crystal Cathedral shows why,"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cover story, winter 2014).